

李七翁者常釋公所書字一日問公求字公

書是非二字作是輩如此書李莫能曉有許

道士曰公以爾所釋字少是多非也公笑

陳七翁者亦常解公字一日侍公側公以片

紙與之書過度三界字陳大喜謂經之下文

云位登仙翁也有道人薛谷曰此非吉也谷

是有病鶴在庭下公祝之曰過度三界誦之

數遍鶴數日死未幾陳果卒

姜堰僕綱司將校沈福紹聖初得渭州方士

張子皇符水絕粒近兩月來見公公書以其

尚食稅之多七字與之公意戒其絕粒爾沈

不悟月餘而死

袁承議行赴通州海門宰挈家見公符自烹

茶一盞奉公公飲一呷即授與符曰爾等一

切喫喫了安樂符未喫聞道正來擇行即授

與妻兒等遍飲及歸船家人問曰適仙生今

一切喫茶獨知縣不飲何也符方省不曾飲

亦不介意至海門卒舉家飲茶者皆安

紹聖甲戌天慶作上元醮三夕十六日齋畢

道士王善祥等在醮器庫時滌見一人形貌

盡落衣布袍至庫前長揖善祥等皆不介意

既去公至問曰何不請道人喫茶善祥曰爲

忙公咄之曰此呂公訪我耳善祥追之不及

信州竹宗隱求字卜出家公書三界五帝字

曰可往真州遂投儀真觀後遇試經得帝列

二字經頭是年試中校戴蓋所挑經頭上則

三界五帝下則列言上清

四明舉子秦生累舉不第問公公曰若見張

果老乘鐵船過海即過省也後免解赴省試

○在景德寺坐間見壁畫在後視之其畫如公

所言者是年擢第

道士劉守寧慕緣鑄鍾問何日可成公云三

火方得已而再鑄不就復問公公云須是通

州遂往靜海得張治子者欲鼓鑄問忽見公

來衆欣然迎之輒不復見遂一鑄而成

虛靜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上

虛靜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下

序五

公自紹聖乙亥九月旦扃戶不出不飲不食

道衆叩戶寂無音響十一月七日郡守陸農

師至令道正擊戶有頃聞磬歎之音陸呼曰

佃在此久矣士民自公不出憂惶頗甚遂出

相見陸問之公曰作少緣事故爾數日有人

獻紫花石柱四

公初閉戶未出道正許守節亦扣戶拜請公

既出謂陸守曰侍郎此人難教化也遽索酒

陸守疑其素不飲令索之必有謂亟取酒至

公亦不飲乃曰比壞人之物也陸云在神公

莫不然否公曰也則不得比與財無異至此

不戒是難教化也蓋專以戒守節耳又索紙

筆爲云或先品空二字守信生多言難底謝

泰州許壽澄提嚮后去不得野進退艱難

遂髮虔心追薦先亡久遠紹聖二年十一月

初七日爲拔共五十二字授與守節曰今日

使得後數日復取去皆莫能曉先是元祐末

重建三清殿公謂守節曰爾可退却名目將

衣鉢盡施造殿守節不從至此又戒之亦不

悟明年十一月初七日守節死。姜彞兵子王立病將死，其妻入郡市喪具，邂逅鄰婦李氏同見公。公云：「王家家計却是李家底，及歸王立病愈而李氏子亡，遂以王氏棺殮之。」

王惠問公擇日種早稻。公云：「六月初二日好。」道衆云：「莫大晚否？」惠信受有素，遂歸俟之。會歲旱，先種者皆槁，五月末得雨，遂以六月二日種，所收倍於常年。

海門翟元以大銀爐施公。公叱之曰：「豈不誤他和尚？」元再三乞留，公不納。元退與道士言初作此爐，欲往泗上施僧伽大士，今輒以施公。故有是語也。即復見公，云：「爾不須見我，且與傑老一處說話。」元歸至家，病死。元有長子，名元曾，字孝傑，死未葬。父子同室，殯厝。

韓舜言有二子，同染瘧，問公。公書生字舜言。大喜，後一子亡，一子愈。李八師釋之曰：「病愈者必丑。」生生字從牛，從一也。舜言云然。

淮陽軍村居，常清富於財，境有山西接符離石礦，甚多不入用。一日有老父扣門見之，云：

此山有錦石，汝能取施泰州天慶觀結大勝緣否？清笑曰：「此山安得錦石耶？」老父云：「爾取之勿疑。」遽失老父所在。語其妻曹氏，云：「爾試鑿之，果有石紋如紫錦。」清夫婦來見公，即所見老父也。未語間，公書化生諸天授之清，與妻拜公曰：「未曾化得一物，何拜？」清曰：「欲化何物？」公曰：「石條、石柱、清遠、淮陽，取之不逾年而就。泛海而來，遇暴風雨，舟人不能措手。清呼公護持，忽大暗霧電光中，若見神物擎舟，甚速。翌日風止，已達海門，入江至崇墟，清先來見公。公曰：「路中驚怖不易，若不然，不如此速也。」

宣德郎耿純欲與長子娶婦，累問不答。一日書角引二字，且云：「與爾祖母同後娶。」通州張氏其祖母亦張氏也。

譚永住楊州石塔，退院歸天台，別公。公書香字，授之後，至四明住香山。

大資張遂明，除帥楊州，未視事，謁公。公取紙大書一亡字，傍作四十九點，遂明至楊州，未踰月而薨。其季歲後四十九日亦卒。

江東巨商李氏，見公，公汲水飲之，數盃，李辭以不能多飲。公云：「彼飲一江水，汝乃不能飲？」數盃，李愧謝，乞作大齋醮。以齋前遇公許之，李昔與一商共泛江，利其厚賃，至中流醉墜於江。

進士陳謨有女子十五歲，拜香於公前。公兩嘴其頸，後欲嘴之，女號懼而逃，是夜自縊死。詰旦，護問公，公云：「此女爲宿冤所纏，吾欲三嘴之，汝女自逃，吾知不免矣。」汝驗其繩可見也。護歸，驗之，則所縊之繩三股中斷，惟一股存。

左丞陸叢師守泰，見得報，除曾子開爲代而陸未有新命，疑而問公。公云：「陸侍郎替曾侍郎，曾侍郎替陸侍郎。」陸云某在金陵嘗與曾侍郎爲代，公言如初。又云：「海上好守官，經旬日報除海州，其後子開自泰移海，又相爲代。」陸嘗刻奏於朝，問公。公書鄭字，復云：「鄭字加手，爲甚字？」陸云：「櫛字。」公云：「櫛了也。」陸憂之，公云：「過三年後，却不櫛了，及離海陵日，別公。」云：「此去如何？」公云：「道衆多也。」菜又貴也。後自海

移蔡未幾被召遂除丞轄蓋前所陳不下至

是獲伸故大用始驗三年之語陸又嘗得負天擔石四字乃執政之驗

陸在朝遣人求字公書終老二字後守亳州

老君祠在焉陸既感疾復遣人問公得上三

十二二凡五字又云下而二字做得天字左

丞也不須使人字也竟薨于亳乃三月二十

二日

林靈璽紹聖中求字得林下人三字政和初

自楚州應詔

天慶重建三清殿上梁道東白公云上了。下下了上已而陸侍郎至仰視梁記乃書道正勸緣陸曰神公之力他人何與亟令下之別書神公姓名而後上焉衆謂公言處矣其後改仙源萬壽官別建三清殿以舊殿爲講堂遂下殿碑而立堂額政和戊戌復以講堂爲殿奉安聖祖又下堂額而立殿碑

道士闢若拙往山陽省親別公公書去野二字至山陽而亡

周稚妻裴氏病書妻生月求字張六月生公

於六字下添十字裴竟不起

沈侍郎錫嘗求字云願示平生休咎公書待經五帝且云向上去不得也侍字作三重人

其後子昭爲侍郎兼侍講又兼侍讀遂出領郡子昭服金石藥獨喜飲水不能乾食作書

問公欲進少乾食以自養方待報間一夕夢僅食其半翌日遂能食乾物

公以蒸餅令食再三不能嚥公云汝強食之

俾光順每見公公云爾在城後住何不移居城東凡三四年但云力未能動公怒之光順即問公擇日公曰五月五日好後因大水遷居乃五月五日又爲其子娶婦來問公公云八家都上燈惟爾家不上燈遂用木上燈時納婦時里巷娶婦者九歲餘八家皆有事故惟光順家無恙

殿直楊公佐赴天台監酒來見公公書重午二字後五十五歲卒自殯至葬又五十五日

僧法勝初來見公求出家公曰汝作觀音菩薩不得且作地藏菩薩後往寺中出家試經

中落髮蓋觀音乃頂冠地藏則獨示頂相爾黃杞未有子求字公書元台平育四字作元月干云如此書竟無子蓋胎育不全耳又嘗以堂妹病問公公云汝妹不安吾將奈何數日而亡

程平病其妻問公公曰較也較也比歸平已卒方悟其言乃寄藏之寄爾

浙人孟軻善執筆欲改業圖仕途見公公書近合至寶丹專治此疾遂往求之比得藥已不效灌之不效復見公公曰賀喜但爾不作婦翁耳及歸女子已蘇後出家爲女冠

感行

有錢臻者暴卒心微溫家人不忍殮五日而蘇自云初爲人迨至一官府有檢按治事者

今往如皋縣東監治道路旣畢吏尚有一路欲就令此人監治官曰臻神公會下人可令速歸却追臻璿許臻監治臻旣蘇許臻方

自外歸忽頭痛是夕暴卒

卡德往泗上燒香已及境忽失道西行里餘見枯骨無數似非人行處有老父呼曰不是路也可從此來遂得官道既歸見公公云汝等燒香也錯了路

常州洞靈觀道士陳宗式紹聖中書姓名見

公求字公無語止於宗字上加一山字再三問之公曰只是如此也宗式既迴中道聞洞靈闕人邑人乞於縣宰以宗式焚修及得帖乃名崇式宗式曰名誤也吏曰以邑令所諱故改之爾

王少卿碩甫紹聖間守鄱陽遣人求字得壽字關其口行次金陵改除壽州赴官日得長兄之訃乃應關口

呂大鄉直甫爲漕日見公公書姦字已而除知宿州改明州又改饒州自謂三守土也在饒時一日自外歸仰視州額方悟姦字呂又嘗挈家將歸龍舒別公云彼有井否云居有數井公云井多即好至舒州遭回祿吳歛紹聖甲戌求字得三三閉字時吳未仕而素有符籙之志丙子歲侍其父官於江淮

於延昌觀麻姑山王法師處授天心正法王曰吾適悟公所得字乃經中有上聞三十二天心拜三十二過閉目靜思之語公於此三句中隱天心祕三字謂天心祕法也閑則祕也

元符中蔡承議似爲六合簿丁母憂見公公問甚處居云儀真公曰可來此居且教化我箇病孩兒似次年遂携家來其長子幼患足不能行捨與公爲侍者公以善仁名之踰年遂能行後四年侍公赴闕爲道士

蔡妻張氏見公公書道言正月長齋魂神澄正萬氣長存不經苦惱身有光明凡二十二字惟惱字作惱畫不數日舉家病遣人問公

公以林檎十數枚李子一枚授來人云每人林檎者皆安惟食李者亡

蔡嘗以張氏病求吮水飲之而愈因施金帛

公不受云要汝作大緣事在再叩之曰且得云未辭州行未得公曰今日行不得明日更行不得也翊日忽得軟足疾

大鄉齊港見公公問年幾何港曰六十五公曰更五年即七十矣至七十而卒

忠節將校濮真中風不能行乘卧轎見公且

公公曰作福則無害時方重建玉皇閣遂許化萬人緣造玉皇及三十二天像似旣安遂歸錢塘募緣彫木像及侍從供器花果之類來施後享壽十七年

蔡培田佑以母病見公書山川林木其母亡

元符己卯全彥博赴秋試榜未出前三日公遣童周希元至其家曰神公令來報捷問來時更有何語希元曰公語我時惟立大指榜出以魁選

成都謝公舉元符間作商至真州諸物皆貨盡惟餘數獨木舟貨未得見一老人云何不往海陵謝詢之則鹽場所用也遂至海陵市之及見公乃所見老人也

泰興宰吳嘉成見公公即隱去嘉成退而登三清殿公出呼從者曰爾官人何故不行更

云未辭州行未得公曰今日行不得明日更

行不得也翊日忽得軟足疾

大鄉齊港見公公問年幾何港曰六十五公

曰更五年即七十矣至七十而卒

策杖令數婦人披至堂上公一見大怒云養兵千日爾病如此將何用以杖擊退扶掖者又以杖擊真真走避不覺奔杖遂行如故淮東張幹楚執規見公公遽曰尊丈朝議已得利州差遣也已而見報除利州路提刑葛光感疾未汗令人析於公公書帝元育齋四字與之經有帝元育齊京之語光即詣觀修齋翊日中汗而愈

尤未有子問公云監生大神像壞光欲改塑不知儀容如何公曰作後生端嚴相先受教○次年得子如所塑狀後又得二子皆端嚴○次年得子如所塑狀後又得二子皆端嚴○祝昭彥憂居鉛山邑宰請主學因入至海陵求字公書二十四二四凡六字與之學之生徒適二十四人後增三數人頗疑不驗已有去者率不過二十四人特未曉疊書之意鄉老云前此一官人持服來此主學亦未嘗過二十四人

有董慶者尤符間自謀於天慶出家爲衆滌酒未能勇決一日見公公方飯即握其手萼飯孟直抵闕舍公自取籌百十枚汲水以濯

且濯且飯慶感悟乃作禮曰願躬此役自此留觀中終始不懈

元符三年冬有街坊道士自淮西歸忽發狂大寒中單衣持筭語言異常或呻吟如被考掠自言所造愆惡又持箱篋至公堂上以其

所藏物列布座前叩頭祈哀公以拳擊其心數下忽仆地流汗如雨始醒

金燭崇真觀道士明素大師史懷勝嘗與一李道士同事神公爲街坊李嘗匿錢於履中以試公懷勝曰不可既同見公公發其隱由是公有點化懷勝之意公羽化後懷勝居崇真觀能預言人休咎甚驗作詩頌甚敏紹興丁卯年八十七而終歲餘有趙德明在常州遇之如平生後乃知其卒已久矣

元符中哲廟以聖嗣未立遣中使齋香問公公書吉人二字以對中使私謂吉字十一口也已而徵廟即位蓋析御名也

王諶元符三年赴南官試其妻見公公曰且喜王峴一子了當是年登第

王待制古爲運使日見公公書行字笑曰此

字內好使箇魚字但恐未得他底其後知衡州又嘗得五年字移帥廣東

呂金部和卿元符初自維揚來見公公一見杜門不出呂連日作齋醮至第七會公忽出

云謝金部作緣事可速歸來早到家即賀喜

呂以郡官留食次日晚行至揚州則其家正

催回祿敕之不及

和州朱霑澤民元符初問科舉公不答再叩

之公云秀才自寫得不須討字固問之公笑曰交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後霍仁仲榜登

科

澤民嘗謁呂真人等三畫像見公初展呂公

像問曾來否云曾來問如何待之云以山東

客待之展蔣仙姑像問之亦曰曾來但差肥

耳如何待之云以庸婦待之展申先生像問

之如前公云曾來以常人待之三人孰優云

呂公且得

楚州鹽城時裏元符中見公公云爾速歸九月間有道者來爾善待之仍須布施裏歸至

九月中旬夜燒香聞戶外有人乃群盜也裏

悟開戶迎之列酒肴羅金帛遺之家人悉免驚怖

襄得公呪水一瓶公指示曰此一瓶與家人時時飲之此一瓶候村中疫疾時施之襄如公言留其一只三年封緘如故忽大疫襄取水施疫者新香異常飲者皆愈水盡瓶中有鼠骨一副其白如雪不知所從來也

元符三年秋道士許若谷徐若虛等數人從公行殿廡間公忽謂許曰爾不可壓徐師許皇恐而避時許爲道監徐在衆列至政和間○徐被命爲右街都監而許爲道正宣和初許授金壇郎而徐除凝神殿授經簽書左街道錄院事再遷凝神殿校籍

蔡相元符末落端明龍圖學士提舉洞霄宮來見公方至觀門公即出迎蔡求字公書齊到帝前而帝字直下一畫分二脚又嘗遣人語之曰東西二府樞密相公至崇寧初與元度俱被召已而拜相而元度除樞密又嘗得三十二天字後除丞首遷左轉拜右相皆十二日也

元度嘗得仙道貴生字又嘗得昭相字又得慶相字後拜昭慶軍節度使開府

御史中丞安博初有長沙之命來見公公但問諸俸幾何安不曉公徐言曰不到長沙未幾果召還又嘗密叩所疑公曰速往見蔡家兄第時二公方去朝廷疑爲戲語俄二公召還長二府安亦繼召爲執政

道士徐希純黃若厚元符中未披度公一日各以令紙搘而與之間視各得陳字崇寧改元郡守陳了翁訪公詢左右有何久侍公者○主首以徐黃二人對陳曰此觀興修皆神公之力二弟子何不與坡度遂令常住進納坡

歸第七十三名

內翰成都坤維之地內翰杜門學士也元符三年上元張燈前二日公以杖盡擊毀之數目哲廟遺詔至建州舉子朱劉二人赴南宮公各書一吉字與之比至都下朱以疾卒劉登第蓋劉所得

從士下口朱所得者從土下口而墨色晦姑蘇舉子吳紹赴省試公書云七十三逮放榜第

○虛靜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下終

○

葆光法師全若水元符間爲天慶觀道籍夙有符篆之心公常以法師呼之乙酉歲問公欲退道籍職公曰好法師全過潛山以符水救人監司以名聞後趨關賜號葆光法師蔡相嘗携家見公公指徐夫人曰夫人倒地也扶起夫人衆不曉至錢塘徐以疾不起又嘗得軍字除鄆州得坤字除成都得北字除